

暮春的风习习地吹拂着他掀动了他的袍角两只幞头的软角也在不停地上下翻飞太阳西移了不知何时已悬到了天边的山头上群山为夕阳的余晖烧红如火似金并且正一层层地加浓渐渐酿成了深红色的一片而整个的长安也笼罩在这红光之中大明宫曲江池大雁塔万千民居无数槐柳城墙雉堞歌舞酒楼统统都沉浸在这片红色的光波里连同他自己老仆身后的马与车轿都在这轻软柔和的红光之中沐浴他惊呆了怔怔地望着那一轮颤颤威威的夕阳正在奋力地

王鸿儒著

贵州人民出版社

日落长安

以最后的光线于西天散布流霞玫瑰红暗紫雪青褐色与淡黄时隐时现幻化渗合五彩缤纷富丽堂皇他心有所悟这是回光返照蜡炬熄灭前最炫目的一闪死亡降临前病人面颊上最后的一抹残红片刻之后它就会脱出晚霞的怀抱一下子坠落到山后去了他心里泛起一阵悲凉吟哦着向晚意不适驱车登古原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夕阳夕阳美丽的夕阳在黄昏到来之际是要无可挽回地坠落了可是明天明天又会有怎样的一轮朝曦出现



日落长安

王鸿儒著

贵州人民出版社

日落长安

作 者:王鸿儒

责任编辑:戴美莹

封面设计:张炳德

出版发行:贵州人民出版社 电话:6828570

社 址:贵阳市中华北路 289 号 邮码:550004

印 刷:贵州新华印刷厂

开 本:850mm×1168mm 1/32

字 数:390 千字

印 张:15.875

印 数:1—2000

版 次:1997 年 8 月贵州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7-221-04360-4/I·916

定 价:22.00 元

王鸿儒主要著作

- 专 著：
- | | |
|---------|----------|
| 《蹇先艾评传》 | (1986 年) |
| 《黄齐生传》 | (1995 年) |
| 《作家笔耕录》 | (1990 年) |
| 《风雨征程》 | (1992 年) |

长篇历史小说：

- “大唐之秋”系列
- | | |
|--------|----------|
| 《盛唐遗恨》 | (1991 年) |
| 《大唐歌妓》 | (1993 年) |
| 《日落长安》 | (1997 年) |

- “唐风晚唱”系列
- | | |
|---------|----------|
| 《风尘豪门女》 | (1994 年) |
| 《风雪陵园妾》 | (1994 年) |
| 《风流女道士》 | (1994 年) |

20 集电视连续剧

- | | |
|--------|----------|
| 《大唐歌妓》 | (1996 年) |
|--------|----------|

虚负凌云万丈才，
一生襟抱未曾开。
鸟啼花落人何在，
竹死桐枯凤不来。
良马足因无主蹕，
旧交心为绝弦哀。
九泉莫叹三光隔，
又送文星入夜台。

——（唐）崔珏·《哭李商隐》

目 录

第一部 日出·科场

- | | |
|---------------------|----------------------|
| A ₁ 浴血宫苑 | B ₁ 《燕台诗》 |
| A ₂ 雅 乐 | B ₂ 举子们 |
| A ₃ 入相之争 | B ₃ 应 试 |
| A ₄ 暮 春 | B ₄ 落 第 |

第二部 日中·情场

- | | |
|----------------------|----------------------|
| A ₅ 密 谋 | B ₅ 七 夕 |
| A ₆ 维州事件 | B ₆ 不了情 |
| A ₇ 皇帝的心事 | B ₇ 苦 恋 |
| A ₈ 谴 猫 | B ₈ 啼血的杜鹃 |

第三部 日落·官场

- | | |
|-----------------------|---------------------|
| A ₉ 甘露之变 | B ₉ 荒诞功名 |
| A ₁₀ 浮云蔽白日 | B ₁₀ 弹棋局 |
| A ₁₁ 起 复 | B ₁₁ 人 格 |
| A ₁₂ 最后的辉煌 | B ₁₂ 伤 春 |

尾 声

第一部

日出・科场

A₁ 浴血宫苑

宫中太监仇士良忐忑不安，预感到这个夜晚要出事。

从皇帝李湛今夜又要出宫去打夜狐，内侍刘克明却不让他伴驾的那一刻起，他就有预感了。

仇士良是五坊使，专管皇上狩猎用的雕、鹞、鸢、鹰和犬，皇上出猎，哪一次少得了他？可是这一夜，刘克明让内给事们陪猎，甚至还招去了十余名神策军将，偏偏就不知照他！

这太格外人了。刘克明还是他在宫中换过帖子的拜把子兄弟呢，岂能将他视作路人？

仇士良想不通，他一定要去问他一个究竟。

隆冬的深夜，大明宫中很冷了。太液池畔，枯枝上结满了冰吊子，湖风吹过，冰吊相碰，发出断裂的脆响；地上有薄薄的雪，踏在雪上，一步一个脚印窝儿，这真是猎狐的好时光。

在宫中，谁都知道仇士良是调教猎鹰、猎犬的好手，他的本事就是驱遣鹰犬陪着皇帝在禁苑的山林中纵马追逐，疯玩。打夜狐便是入冬以来他为皇上出的一个新招。能不能打到猎物都在其次，只要皇帝玩得开心、刺激就行，反正皇帝有的是精力和时间，用枢密使王守澄的话说，能让皇帝玩到早上起不来床，上不了早朝，见不了大臣最好最好。果然，皇帝自迷上打夜狐之后，两个月里就没有正经上过一次早朝。有好几次文武百官在朝堂里等待朝会等得两腿发酸脖子发胀，仍然没有半点皇帝坐朝的消息，最后只得失望而去，因此王守澄大大夸奖了仇士良一番，答应这个冬天过后便调他至神策军中任领军。有了军权，比做这个五坊使，神气多了。而且他可以离开性子变得越来越暴戾的皇帝。然而，现在刘克明却不让他参加这次夜猎，王守澄一旦得知，能不怪罪于他？！

如果仇士良只想到这一点，那就没有后来令他惊心动魄的见闻了。他至多一夜难眠，第二日再去责问刘克明。现在他却一刻也等不得，估摸着皇帝他们该从禁苑回到宫中了，他便借着雪光，独自往宫城北面的大福殿走来。

他想起刘克明和另外几名内给事对皇帝的怨恨。

冬天到来之前，皇帝在河南玉阳山修道的姐姐安康公主为他举荐了一名道士赵归真，说是赵归真能够炼制长生不老之药，皇帝大感兴趣，便让道士住在三清殿内，为他炼丹。皇帝服了丹药，性子变得很焦躁，身边的太监和宫女，稍有不是，即遭杖责。刘克明和内给事们，当然首先成了皇帝的出气包。前些日子他受了一次杖刑，竟半月不能下地。仇士良前去看望他，室内无人，刘克明恨恨地说：“再设法，不定哪天就死在皇上手里了……”

刘克明一向与枢密使王守澄不和，这次夜猎便避开了仇士良，却又招去了平日与他甚是相得的十几位神策军将，难道他真要做出让出什么事来吗？

仇士良预感到要出事。果然，当他踏进大福殿院门，便看见灯火阑珊处，已从殿内走出几名军将，大步流星分头奔向各处院门。仇士良吃了一吓，忙闪身隐入院墙下的树丛，于是他听见了随之来至门前警戒的两位神策军将的对话：

——兄弟，你看今夜这事儿能成？

——那还用说？皇上逮了半夜狐狸，适才又让刘公公灌了酒……

——我是说皇上完事之后，又该当如何？

——这不用你我操心。刘公公早想好了，皇帝一死，立刻往十六宅迎请皇叔绛王李悟入宫。那时候，新帝继位，你我拥戴有功，还怕富贵不到手？

——咳，事成当然好，我只怕万一有变，那可是弑君之罪，要族灭的呀！……兄弟，咱们这事是瞒着左右枢密使和两军中尉千

的，万一王守澄知道……

——怎么能让他知道？绛王入宫，立刻便撤了他！然后削了两军中尉的兵权……这年头，还不是谁手里有了皇帝谁大？！

——话是那么说，可我这心里不踏实呀。兄弟，咱们还是提防着点吧，你在这儿守着，我到院外看看……

——没事的，老哥。这会儿北衙里的人，左右神策军都睡死呢，别怕。……

仇士良吓得脸色惨白，原来这夥人果然要杀死皇帝！天寒风紧，他浑身上下抖得似筛糠。现在大殿既不能去，溜走又不可能，他真是后悔适才的孟浪了。他知道一旦被刘克明等搜出，他们必然要杀他灭口；万一事败，他留在这个是非之地，王守澄又会将他看作刘克明的同党，那才叫有口说不清呢！

仇士良正进退无奈之际，喧哗着的大殿忽然沉寂下来。他听见皇帝舌头僵硬的声音：

“不喝啦……不喝啦，……你们看……朕这袍服上的……酒渍，……朕得去……内室……更衣……”

接着，是刘克明在说：“皇上，待奴才扶皇上去吧。”

皇帝已经站了起来。仇士良看见他拒绝刘克明的搀扶，一边说：“……朕，没有……醉……朕……自个儿去……”

皇帝说着，离开筵席，眼见得是踉跄着向内室走去了。

突然，仇士良看见刘克明将手中的酒杯往地上猛地一掷，“叭”地一声响过，一条人影立刻向内室窜去，与此同时，如同扑进一阵狂风，大殿上所有的灯烛尽皆熄灭。黑暗中，仇士良听见一声惨叫，那是皇帝的惨叫，他顿时毛骨悚然，心知：皇帝驾崩了……

大殿里一阵忙乱之后，刘克明迫切地叫道：“弟兄们，快随我前去迎请绛王入宫！”

人影从大殿内涌出。仇士良钻进树丛中一动不动。他听见杂

查的脚步声从面前匆匆响过，响出院门，直到在外间消失，他才退出身子，抬起头来，警觉地四处查看，确信守门的军将也跟着刘克明们走了，他才离开院墙，溜出大院，一径奔向北衙。

北衙在玄武门之北，地处禁苑之中，离宫城不过一箭之地，原是内侍省处理宫中日常事务的地方。自永贞革新失败之后，宪宗皇帝重用宦官，正式设两枢密使，这里便成了大宦官们操办政事的衙门，与朝廷设在皇宫南端的三省六部遥遥对峙，故谓之北衙。

仇士良气急败坏地来到玄武门前，守卫宫门的金吾卫士正蜷缩在门道里躲避风寒，拥衾昏睡。仇士良上前一脚将卫士踹醒，喝道：“还不快快开门！”

卫士睁开惺忪的睡眼，灯笼下，认出这位太监是时常随侍皇帝出宫打夜狐的五坊使，不敢怠慢，掀开被褥，忙慌慌赶去为他开了锁，取下门杠，嘎吱吱拉开笨重的木门。

仇士良出了玄武门，来到北衙门前，伸手正待拍门，猛可地却僵持在那里了。

适才，巨大的惊骇与惶恐中，他根本来不及细想他所面临的一切，待到昏头昏脑如鬼使神差般来到此地，他方才省悟：他根本没有逃出适才那个令他尴尬而又深藏灾难的泥潭！

皇帝被弑，而杀死皇帝的主谋却是他的拜把子兄弟，“有福同享，有难同当”，他与刘克明是焚香盟过誓的啊！他来此作甚？显然，他要向王守澄告密，他要去出卖他的结拜兄弟，要用刘克明的血去换取他的富贵荣华，一想到他们之间多年的情谊，他于心不忍。何况刘克明不知照他，未必不是为他的安危着想。刘克明年长为兄，在宫中，时时、事事都在呵护着他。那一年，他奉诏出使东都，在敷水驿为争住正厅，他鞭打了监察御史元稹，消息传到京城，南衙百官哗然，宰相裴度奏请皇上一定要严惩他，以正法纪；亏了内侍刘克明，在皇上面前为他说好话，方才免了一

顿皮肉之苦；这一次，刘克明冒着族灭的危险行事，一定是不想让他牵涉进来，那么，他又怎好去告发他？！何况，李湛已死，绛王即将迎请入宫，新帝登基，只是片刻间事，“谁手里有了皇帝谁大”！神策将军的话，原是不错的。想当年，王守澄不过是徐州节度府中的监军，宪宗死后，就因为拥戴先帝穆宗与李湛父子登基有功，方才显贵至此；如今，刘克明不也将要飞黄腾达了吗？

仇士良的手无力地垂了下来。他转身正要离去，却听得院内已经有了响动，难道王守澄已经有所察觉？！仇士良这一惊更非同小可。他知道的，王守澄根本不会让刘克明背着他另立新帝，绛王纵然入宫，就凭刘克明那几十条刀枪杆棒，岂是王守澄的对手？那时候，他这个刘克明的把兄弟怎能逃脱干系？他越想越怕，禁不住冷汗直冒，旋即又转过身来……

就这一瞬间，北衙的两扇黑漆大门咣唧咣唧大开，正在系着紫金袍服铐带的王枢密使赫然出现在他面前，左右环侍着的值夜宦官也都惊诧地把目光投向了。他。

仇士良情急智生，装做跑得气喘吁吁的神气，猛地跪倒在王守澄脚下：“王大人，皇上……已，已然……”

“刘克明他竟敢弑君？！”王守澄宿酒初醒，瞪着双眼，一语破的，倒把结结巴巴的仇士良吓了一跳。

“是，大人，”仇士良赶快将他的见闻叙了一遍，末了又特别说明：“……刘克明弑君，知道大人待我好，所以打夜狐也不让小人去……”

王守澄不想听他啰嗦，便向左右亲随下令：“速请杨枢密使，韦、梁二中尉并郑先生至北衙说话！”

杨枢密使指杨承和，系左枢密使，与王守澄一左一右，执掌枢密大权，在皇上与宰相之间奔走；韦、梁二中尉乃是左神策军中尉韦元素，右神策军中尉梁守谦，此四名大宦官合称“宫中四贵”。郑先生指的是神策军医官郑注。亲随们四散去后，过了一个

多时辰，众人方才陆续来到。

最先到达北衙的是杨承和与韦元素，他们的住处离北衙不远，闻讯之后便匆匆赶来。其次是郑注，住在长安城北的善和坊，得到消息也一刻不停地即时赶到。唯右军中尉梁守谦这一夜却不在神策军中住宿，寻了许久，最后才在九仙门外的一处赌窝子中将他唤了出来。当他来到北衙公事房内的时候，天近放亮，而宫中的情形已变得一发不可收拾了！

仇士良在向王守澄禀报完毕之后，便被派回宫中继续打探。他看见刘克明等人已从十六宅中迎来了绛王李悟，并且逼着当值的翰林学士草拟了遗诏。这一天正逢单日常朝，已经等候在朝堂中的文武百官没有等到天子李湛的接见，却听到了皇上驾崩的消息，刘克明向大臣们颁布遗诏：以绛王勾当国事，入继大宝！

新帝登极，文武百官的惊愕可想而知，却坚定了仇士良投靠王守澄的决心。他知道，就因为返身离开北衙时走迟了一步，不得不密报了刘克明弑君的消息，命运之手已将他扔到了王守澄这条船上，是好是歹他都得跟着他们干下去了。他打听到刘克明正在宣政殿内让新帝下诏撤换枢密使和神策军中尉、准备夺取兵权的消息，不敢怠慢，立即又奔回北衙。

王守澄正为梁守谦延误了时辰而恼怒，仇士良带来的新的消息一发令他怒不可遏，但目下却是生死攸关，正需同舟共济之时，他压下火气，让众人拿主意。

宫中四贵之中，韦元素年岁最长，已过了花甲之年。王守澄虽然权势最盛，也不得不敬他三分，他不开口，别人不便启齿，王守澄便把一双泡泡眼看定了他。

韦元素与在座诸公一样感到了恐惧。既然新帝已立，并且正在草制剥夺他们的兵权的诏书，那就是说，他们只有等死的份儿了；但他又不甘心就这样束手就擒，便说：“刘克明算个鸟，我等自不怕他，只是皇帝已立，咱们想做点什么岂不有违君命？！”

梁守谦因为迟到延误了大事而心中气恼，但他向来是个嘴上不肯认输的角色，何况死去的李湛及李湛之父穆宗皇帝都是他与王守澄一同拥立的，有此大功，除了王守澄还能令他稍有畏惧之外，别的太监、朝臣连同皇帝都不在他眼下，为了争回面子，他不假思索，便冲口而出：“君命才算个鸟呢，那还不是刘克明的鬼主意?!”

没想到此话一出立即得到杨承和的赞同，他说：“既然是乱命，咱们尽可不从!”

王守澄点了点头，将目光移向一直未曾开口的郑注。郑注是王守澄的亲信，还是在徐州节度府监军任上，这个以医官出身的“智囊”，就很受王守澄的重用，以后又将他带回长安，安插在神策军中，成了为王守澄决断大小事务的心腹。

郑注并没有留神到王守澄的注视。他二目高度近视，只是明白该轮到自己发话了，便说：“这事其实并不难办，唯其要快，再不能这般坐而论道，继续耽搁。刘克明弑君拥立伪帝，二位枢密使大人与两军中尉何不也另立一帝？眼下事急，两中尉请立即回到军中，引军入宫翦除逆贼，然后再议践祚之事，岂不更好?!”

众人一听，连称有理。韦元素、梁守谦当即起身告辞，引了扈从便离开北衙，分头往左、右神策军营匆匆而去。

另立天子之事却颇费踌躇。谁都知道，死皇帝李湛虽有王子，却都冲幼，根本不能理事。新君便只能在他的皇叔及皇弟之中去考虑。

杨承和说：“大行皇帝的皇叔，绛王如今已让刘克明立为伪君，还剩得十位。此中光王李怡年岁最长，不如就立光王为帝!”

王守澄不以为然，说：“光王是个憨人。如何做得皇帝?!”

这是事实。六年前光王之父宪宗皇帝不明不白地死于宫中，他的兄长、太子李恒为王守澄、梁守谦等拥立继位，是为穆宗。在一次围猎归来的途中，李怡不慎坠落马下，从此就变得痴呆起来。

郑注说：“咱们另立的新帝，总要比绛王聪慧，能干才好，没的让刘克明党徒和大臣们笑话。”

这话很是。仇士良想了想，试探着说：“二位枢密使大人，以小人之心，不如立江王为帝！”

江王李涵，那是皇弟了。李湛兄弟五人，除他之外，依秩是江王李涵，颖王李湊，漳王李凑与安王李溶。在众亲王居住的十六宅中，李涵的好学多思，恭俭儒雅是出了名的。立之为帝，不仅翰林学士，就连宰相之中的三朝老臣裴度也不会有别的话说。

王守澄与杨承和对视了一眼，彼此会意，便说：“行，就立江王为帝！”

话刚说完，北衙外传来了人喊马嘶声，仇士良知道，左、右神策军已在玄武门外会合，呐喊着杀入宫中去了。

王守澄犹如听到了一声号令，霍然而起，杨承和、郑注与仇士良也离开绣墩，跟着他，风一般卷出了北衙。

十六宅位于长安城东北角上，是大唐王子皇孙们的居住之地，占地足为一坊，东连夹城复道，北面是皇家禁苑，西面隔一座长乐坊，便是大明宫。十六宅内又分若干大院，每院是一座规模宏大的王府。每一府中，使唤着数百乃至上千名宫女、太监，华屋美姬，钟鸣鼎食，自有享用不尽的富贵荣华。

许多年内，十六宅内的王爷们，靠着祖上功业的荫庇，从来不知什么叫家国之忧。不料安史之乱一起，玄宗仓皇出逃，城陷之后，仅从这里被叛兵捕去杀害的诸王、王妃、驸马、公主等等就多达八十余人；建中之变，王公们再次领受了失家丧国之痛，永贞革新失败之后，宦官们更其专横跋扈、藩镇叛乱时起时伏，四夷不朝，扰边之事时有发生；大臣之间，党争之祸愈演愈剧。向来不愿予闻国事的王爷们方才猛醒过来，实实在在地为家邦之危而震惊了，而这一次的宫中之变，更使他们惊骇得一个个目瞪口呆。

呆。

刘克明等前来迎接绛王入宫之时，据称皇帝是突染暴疾升遐了。但谁能相信呢？皇帝正当茂年，平日里无病无灾，白天还在十六宅中与皇叔、皇弟们一起打马球，看力士们手搏^①呢，怎么一夜之间就幽明异路了呢？更令他们惊讶的是十六宅居然成了出皇帝的地方，而且不依朝制，不容商量，也不管绛王是否愿意，当他刚从梦中惊醒，就被太监和神策军将们扶上马背，迎去了宫中……

从黎明时分起，十六宅内便失去了往日的平静，王府之间有不安的气氛在骚动着，宫中不时传来的消息，在四下里悄悄地流布。越到后来，这些消息便越是令人揪心：先是从禁苑回来的太监说起亲眼看到神策军已开向大明宫，接着是派去打探消息的宫女神色仓皇地跑了回来，报说是朝见新君的百官刚刚散去，在宣政殿一带便响起喊杀声，眼见得是太监、神策军中的两派打起来了……

江王李涵也许是得到这些消息最晚的一个。迎绛王入宫之时，他正在书房早课。这是江王多年的习惯，他每天都是早起，五鼓初动，天色未明，即进了书房，非到辰时不出，也没有谁敢去惊动他。近来他迷上了记录太宗先皇言行的《贞观政要》，神游在那个君明臣良、国泰民安的贞观盛世之中，每有所得，便如饮醇醪，他的妃子王怡，不愿去打扰他，近侍王践言，自然更不敢去打扰他了。

江王府的人们，此刻或多或少地都知道了宫中巨变的一些情形，可是人人都缄口不言，更不敢去禀报给李涵，是因为王府中那条不成文的规定：不许议论禁中之事。李涵在穆宗五子之中，比李湛仅小一岁，他深知李湛顽劣，残忍，性喜猜忌的禀性；皇族

① 手搏，摔跤。